

中国摄影家

CHINA PHOTOGRAPHERS

HU WUGONG

胡武功

民间记忆

A FOLK STORY

主编 陈小波



林少忠问胡武功为什么总关心农民

他回答

我想这大概是一种天性

忠诚待他们就是忠诚待自己

忠诚记录他们就是忠诚记录自己

通过摄影

我要让人们看到一个个上帝初造的

自在而拙朴的人



中国摄影家·胡武功

民间记忆

主编 陈小波

A FOLK STORY

CHINA PHOTOGRAPHERS: HU WUGONG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间记忆/陈小波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中国摄影家·胡武功)

ISBN 978-7-300-08445-9

I. 民…

II. 陈…

III. ①摄影集—中国—现代②摄影艺术—艺术评论—中国

IV. J421 J4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30370号

中国摄影家·胡武功

民间记忆

主编 陈小波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制 版 北京秋雨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规 格 190mm×245mm 16开本

印 刷 北京百花彩印有限公司

印 张 14.5

版 次 2007年9月第1版

字 数 96 000

印 次 2007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序

这几十年，中国人的生活，急流涌来，急流涌过。世界的变化在加速，中国犹然。谁还记得从白石桥到中关村的那条破路，偶或有辆机动车从浓密的树荫下开过，树荫下一个老太太坐在蝉声下面，坐在两个大保温瓶后卖三分一根的冰棍？1971年，取水路从苏州到杭州，客船转在连绵不断的芦苇荡里，那景象更像唐宋人笔下的画卷，离开三十几年后的两岸楼房灯光却非常非常遥远了。现在的少年青年，听说“文革”，听说1976……影影绰绰，像是听玄宗的故事。说起这些，连我们自己也难免有隔世之感。生活流水般逝去，一些镜头抓住我们，仿佛我们要通过它们抓住生活。眼前的这套书借助比我们自己更广阔的视野，更具穿透力的视线，把这些镜头摆到我们眼前。

照相机镜头未必从不撒谎（想想“大跃进”时期那张新立村人民公社两个村姑坐在亩产可达12万斤的稻子上的照片），但它在纪实方面确有优势。纪实，当然不是照抄现实——从来没有照抄现实那回事。纪实摄影师通过纪实手法，展现他们对现实的理解，对历史的理解，展现他们自己的心灵；一如真正的艺术摄影通过艺术的手法展现世界和心灵的另一面真实。眼前的这些照片，不仅是历史的记录，它们同时是对现实的理解。

这十位摄影师都是研究者，他们的摄影作品、他们的生活历程，无不表明这一点。他们在借助相机进行研究，研究并不只是学院知识分子的专长。实际上，由于远离现实生活，尤其由于丧失真切的关怀，学院研究越来越接近于语词的癌变，只在叽叽喳喳的研讨会上才适合生存。而这十位研究者，无论风格和题材多么不同，各个都执著于真切的关怀，关注一条河、一个山村、一座城、一群人……他们对某一片断现实的关注引发我们的关注，他们对生活的思考启发我们的思考。

一个山村是一个世界。世界之为世界，不在于涵盖的面积广大，你可以从北京飞到巴黎，从巴黎飞到圣保罗，可你出出入入的，只不过是个会场，你听的说的，还是上次会议说过听过的那些话。这里也许有全球化，但没有世界。世界是我们取食于此、欢笑于此、相濡以沫于此、丧葬于此的生活整体。这套

摄影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才是世界。

一条河、一个山村、一座城，那里生活着一些普通人，甚至底层人。纪实摄影师把镜头对准百姓，这该不是偶然的。这里才有实实在在的人，实实在在的生活，实实在在的影像。

这些普通人的故事不那么绚烂，但由于紧接地气而实实在在。今天，满街广告上，满电视荧屏上，都是靓丽的影像。它们都像从工艺品厂新出炉的工艺品，没有土地，没有历史；漂亮，然后空空如也。当年我们满眼看到的是空洞的政治宣传品，在心智健全的人眼里，理想一旦流于空洞就不再是理想，只是令人厌恶的欺骗；我猜想今天心智健全的青年看到那些空洞的靓丽，也早觉得厌倦甚至厌恶了吧。

摆在我们眼前的这些影像却并不缺少美。我是个外行，无力从形象配置、采光滤光、抽象质感来谈论这些作品。但你翻开每一本书，你怎会不知道这是一幅出色的艺术作品呢？我不懂怎样让照片产生质感，我猜想仅仅让照片产生质感是不够的，那背后更需要生活的质感。我，像很多日子过得不错的城里人一样，习惯了浮光掠影。在这些照片中，生活的质感在顽强呈现，它们在纪实的同时，似乎也在召唤，把我们大家唤向较为质朴的生活。

陈嘉映：哲学家

2007年8月9日写于北京

主编的话

二十多年来，我和我的朋友们经历了中国摄影史上重要的年代，我们共有的精神场域成为我的宝藏。

我一直对那些研究历史的人怀有深深敬意。我也对那些研究摄影史的同行怀有深深敬意。无论是两年前做的“摄影家访谈系列”，还是这次编辑“中国摄影家”丛书，我的本意都不是要刻意证明这些记录者的记录何等有价。我只是想为将来的摄影史留下一份有根据的历史叙述，提供一个20世纪后半叶中国纪实摄影的切入点。

在这里，摄影家将为我们展示个人的摄影历程甚至生命历程。我们能听到当事人——中国重要的十位纪实摄影家对自己的坚定陈述与界定，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局限和疆界，我们还可以读到影像学者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为解读摄影家所提供的引导。

做报道摄影编辑二十余年，我的工作决定了我始终关注纪实摄影中健康力量的成长，也决定了我与这样的摄影家不弃不离，互相引为同道。

这里选择的十位摄影家不是摄影英雄，但他们立足土厚水深的大地，是一些真正关注人的命运、生存、情感，长时间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的摄影者。在中国历史的重要时期，他们记录了切切实实的中国人的生活瞬间和社会形态。他们的摄影描述人的处境，每一幅照片都和人的心灵直接发生关系。

朱宪民用一生记录一条伟大的河流，乡愁的境界在他那里变得温暖而通达；吴家林边地独行，守住本分，他宿命：“命定该我拍下来的东西我一定不会错过”；胡武功的“民间记忆”所具有的原创力来自他内在的思想深度，他心灵的力量在每一幅照片上打下烙印；侯登科拍摄西部地区候鸟一般的麦客，自己却像候鸟一样追逐着炽热的阳光离我们远去，今天在这里展现的侯登科作品已然成为永恒的经典；王文澜以他罕见的感悟和微妙的平衡能力，从中国各个阶层的日常生活中积累着无尽宝藏；贺延光在业内获得的尊严来自于他的责任感，他坚持常识，把对事实负责，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放在职业生命中最重要的位置；于德水如一块水中的顽石，淡淡地立定激流，他的情感和作品早已

与泥土糅合在一起，不分彼此；姜健试图让私人图像成为公共记忆，他的环境肖像系列成为中原农民生存状态的视觉文献；王征采集的大规模的文字与图像构成有关回民的一段历史，对本民族的卓绝记录成为自己的巅峰之作；黑明所寻找的尽可能是公共话题而不是摄影话题，他也由一个普通的摄影者变成“命运观察家”……

感谢摄影家，他们的天才和个性给我灵感。虽然做朋友多年，因着这套书，我和他们往返于我们之间的智慧通道，无数次地倾谈和聆听。

他们借我力道，使我完成了心愿……

陈小波

2007年8月8日写于北京

摄影成为我活着的最重要理由

摄影并不是我从小立志要做的事，可我却做了大半生。从我的家境和当时总体环境来说，我都不可能走向摄影之路。因此，拿起相机纯属偶然，我没有放弃这个机遇，并坚持了40年。我自学摄影得益于西安美术学院附中的绘画基础教育，更得益于40年前的那场“文化大革命”，使我较早地接触社会，走进生活，阅读和记录“人间”这部大书，并受益匪浅。

从1967年以来，我的摄影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用相机记录自己意识到的有意义的生活现象。当然，政治宣传的模式也曾局限过我的镜头，但最终我还是坚持了诚实的记录方式。

不久前老摄影家林少忠给我写了一封亲笔长信，问我为什么总是关注平民，为什么关注农民问题？我想这大概是一种天性。我在《藏着的关中》前言中说：“中国的华夏文明史，正是为大众百姓所孕育。大众百姓的俗文化，早已渗透在地域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渗透在他们的起居劳作生活方式礼仪交往中，甚至是以一种生命存在的方式一代代沿袭下来。”我出生在平民家庭，长在农民中，从小受地道的中国文化熏陶，无论是从民情、私情还是性情上对平民百姓都感到亲近。忠诚待他们就是忠诚待自己，忠诚记录他们也就是忠诚记录自己。孔夫子在谈到做人交友时最忌便辟、善柔、便佞之人。我认为坚持纪实摄影首先要净心，除掉拍马溜须、奉迎讨好、粉饰颂扬、见利忘义的浊习；同时要防止“为赋新词强说愁”，矫揉造作、强导硬拍、不重体验、夸夸其谈的做派。

我把摄影视作一件严肃的事情，把镜头当作认识和思考生活的工具。我的影像完全是建立在自己观察、思考、捕捉的基础上的，是纯粹自己的影像。虽然我并不拒绝学习，但我绝不模仿。我反对摄影做政治的奴婢，也警惕摄影被经济诱惑。我倡导摄影关注人性、人本、人文，就是要通过摄影让我们看到一个上帝初造的自在而拙朴的人。

在以往的岁月里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做了几件摄影界的公益事情，无论是

关于摄影理论问题的研讨，还是举办“艰巨历程”、“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等大型摄影展进而对中国摄影文化的反思，都是想冲破极左政治思潮的禁锢，争得较为宽松、自由的拍摄空间和记录诚实影像的权利。

时至今日，中国纪实摄影非昔日可比。充分的拍摄自由冲破了把政治宣传作为唯一模式的格局，“人文关怀”成为聚焦少数边缘人群鲜亮的旗帜。正像我在一篇文章中说的那样：“一时间，那些虚假的丰收与笑容的影像，那些配合政绩工程而制造的欣欣向荣的照片是少了，接踵而来的是从人的良知出发，遵循人道主义原则，把镜头瞄向处于边缘和弱势地位的人们。苦难、暴力、疾病、吸毒、卖淫、嫖娼等等成为体现人文关怀最有成效的对象，越来越受到摄影师的青睐。这无疑是中国摄影的进步，它开拓了摄影的视域，使我们看到了以往不能看到的自身生活的另一面，唤起了我们的社会良知和悲悯之心，激发出可以帮助与减少不幸的社会力量。这一切，对于历经浩劫的国民心智与道德重建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人文关怀’摄影才凸显出十分特殊的价值。但是，应当看到，从本质上说人文关怀摄影与政治宣传摄影在社会功能主义的层面上是硬币的两个面，它们不能构成摄影师全部的内心世界。而且都是在一定的（包括摄影师认同的和不同意的）观念驱使下所作的一种社会活动。对，是社会活动，而不是或不全是摄影师个体生命的内心生活。因此，非常需要警惕的是，假人文关怀之名展示甚至欣赏处于弱势与边缘境地的生命所经受的悲惨状况以迎合外人的需要，以换取一己的名利。”

我崇尚纪实摄影，它的题材应是占社会主体的大多数人的平常态；手段应是不干预对象的抓拍；目的是留下原生态的影像以及揭示符合对象内在逻辑的心灵轨迹。

不断的摄影实践，绽现出多维的摄影本质。摄影既可能是功能性的，也可能是表现性的和自娱性的，但都应遵循诚挚与真实的底线。无论展示“大我”，还是揭示“小我”，都应注入历经体验的“真我”。

我从黄土地来，又到黄土地去。我以平民视点关注普通百姓生活，用纪实手法再现黄土地风貌。这不同于传统的摄影理念，因此，经受了20多年的曲折磨砺。为这种摄影理念和这些照片，我付出了包括心灵与体力的巨大努力。

我与黄土地上的乡党们一起逛庙会、睡热炕、度年关；与麦客们扒火车、走长途、赶麦场；与民工们下工地、钻矿井、住窝棚——无论春播，还是秋收，我都像一个农民，奔波在山野村头。我看到农人在天主堂前喂猪，在十字架下打铁制农具，抬着装饰教画的棺木诀别亲人；我还看到异乡人不辞劳苦奔波他乡，用汗水换取微薄报酬以养家糊口，为生存，在最不宜人居住的地方，打数十米深井以取苦涩的地下水，农闲时在自制的秋千上玩几下心跳，结婚时

披着被面拜天地，显示传宗接代的信心——总之，我看到黄土地上的中国人无论在什么意识形态的符号下，都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活着。他们活得卑微而自大，屈辱而自尊，凄惶而自然。他们的生活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生目标，一个个实用的生存理由，一个个日子细节。

黄土地上文明的盛衰起伏，是中国人生命长河中翻滚的波澜；历史瞬间的流变，体现着中国人血性、命运的轨迹与文化遗产。因此，回到黄土地，贴近了普通人生活的烦琐，也就贴近了现实，贴近了国情。

我追求平和的“润物细无声”。我一直坚持用最基本的感知、认知和良知对待我的拍摄对象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像，唯求其真。真，是一种关系。即人与环境、人与现实、人与历史的关系，当然也是我与被拍摄者的关系。照片是双面镜，一面映现被拍摄者，一面映现拍摄者。我的镜头出现过许多符号性形态，同时也记录着更多的生活化细节。我对细节更感兴趣。细节体现着信仰，这就是活着。

摄影成为我活着的最重要理由！

我爱摄影，就绝不亵渎摄影。

胡武功

2007年3月写于西安



在蓝田农家拍摄 2006



在陕西横山 2007

目录

走近胡武功

- 纪实是一种秉性 / 石宝琇 / 3
- 见证人性 / 潘 科 / 13
- “会说话的孩子”说了什么? / 王铭铭 / 21
- 民间关中 / 陈忠实 / 25
- 清点20世纪末西安的面目 / 贾平凹 / 29
- 孤独之声 / 侯登科 / 31
- 影像革命 / 杨小彦 / 35
- 行者武功 / 王朝阳 / 37
- 人道主义的同情与抗争 / 林 路 / 41
- 从胡武功的照片不够残酷说起 / 陈岸瑛 / 47
- 与一座城的亲密关系 / 李 蕾 / 51
- 影像中的人文中国 / 胡武功 / 53
- 战士 / 陈小波 / 59

重温经典

- 胡武功摄影作品 / 77
- 胡武功摄影历程图 / 212
- 胡武功年谱 / 214
- 编后记 / 217

走近胡武功

CHINA PHOTOGRAPHERS: HU WUGONG

我没有视摄影为艺术，至少它是一个混血儿，但我却认真地做了40年摄影。30年做一件事情，该要怎样的诱惑？的确，摄影有这样的诱惑。摄影的记录性，不但为人类提供见证历史的可能，而且为我们走进自身精神世界开通了新的通道。当我们认识与把握了摄影的记录性、瞬间性并通过镜头看到自身的行为方式、情感方式及其与环境的关系时，那种亢奋与感动并不亚于听一场交响乐。

我的影像都不是创造的，不是虚构的。生活中没有的东西，在我的影像中绝对没有。我忠诚于我的镜头，更忠诚于生活。因为我清楚地知道，在伟大的生活面前，我的想象力是多么贫乏。

但是，我的瞬间影像，并不是人人都能看见的。它们平凡得失去了吸引力，不被重视；它们瞬息万变，常常当我们看见它时，就已不再是它；更可悲的是，在很长的时间里，它们被传统观念斥责为“土老破旧”，被禁拍——可就是这些在我们的日子里随处可见的“土老破旧”传承着我们的千年文化，维系着我们的民族情愫。

那时候，我们没有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没有尤金·史密斯，没有马克·吕布，我完全是在混沌中自己摸索着走上了纪实摄影之路。这是一条艰辛的路，被称为“艰巨历程”。

我曾经用下面的两句话概括我的摄影：“以平民视点关注百姓生活，用纪实手法再现关中风情”。现在看来还应加一句话：“借影像述说自己的心声”。

正是因此，这本书的名字为：“民间记忆”，当然是我眼中的民间记忆。

胡武功
2007年6月9日

纪实是一种秉性

石宝琇

我和胡武功相识少说也有25年了。那时中国刚刚艰难地爬出“文革”泥潭，一切都还处在混沌之中，尤其是在中国摄影界，几乎所有概念还是一句烩。当时摄影不但不知自己的父母是谁，还把自身所有的分类弄得让人啼笑皆非。就在这种形势下，我和胡武功见面了，应该是由侯登科牵的线，因为当时我还在宝鸡，侯登科几年前已经来到西安远郊的临潼。谁知这一见面就志同道合，并在纪实摄影的路上同行，25年不离不弃，真是很难得的人生幸事。

见面不久，我们十多个陕西人就开始共事了，在前后十多个年头里，还真干了几件引发中国摄影界注目甚至震动的大事。于是这个圈儿便被人奉送了一个名号：“陕西群体”。

胡武功是陕西这群热衷于纪实摄影者的召集人。胡武功对纪实摄影的爱是刻骨铭心的，他在前半生一直盘桓在寻找真实的崎岖山道上。

完善的人性是真实的根本

我是一个人本主义者，我相信人的本性将决定人生的主要轨迹。武功祖籍陕西蓝田，一个距离西安30多公里的山地小县。这里曾经是蓝田猿人的栖息地，也是蓝田美玉的藏匿处。父亲刚直、勤奋而不张扬；母亲善良、极明事理。武功从小就勤快、懂事、聪明。他上小学时，每次放学回家怀里都抱着路边拾的柴草；每天站在小板凳上把面条擀好，然后做作业等父母下班回来；每天一边拉风箱烧火一边读书……这些勤奋务实的习惯，决定了武功一生的作为。应该说，勤于实做将使人的脑细胞得到最充分激活、发动，易成大事；而拒绝操作生活事务、只留意大事的人，最终都会因为诸多细节失误而一事无成。而且，勤于实做还培养出一种对父母辛劳的感悟和知恩图报的品质，这种品质不仅成全了武功完善的人格，更开启了他对人性之爱关注的闸门。比如《孝子》那幅照片，儿子高举着打点滴的吊瓶，小心地服侍着步履蹒跚的病中



1981年参加首届西安地区摄影理论研讨会（二排右七为胡武功）

父亲。由于武功的心灵在生活中长期积累而达到丰富，从而决定了当他面对现实生活时，产生了丰富、生动、真实和完整的感悟。这对于纪实摄影家来说，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带有决定意义的素质。纪实摄影并不是每个人宣布立场之后就能做到的，“纪实”应该是一种人的秉性中所包含的素养，它要求拥有熟知人生命过程的基本情节的功力，具备操纵生活情节和细节的能力。“治大国如烹小鲜”，中国人生哲学大师老子提出这一惊人结论，想必他老人家很是熟知厨房里的操作规律和奥妙，治国都如此，纪实摄影能绕得过去吗？

近两年出现一种特别时鲜的“新纪实”，即把生活分为“新、旧”，凭借摄影者脑子里的一些想法，寻找真人去扮演，很像荒诞剧照。胡武功认为不妥：“如果不是‘纪实’也罢，却偏偏打着‘真实’的旗号堂而皇之地去做。”尊重被拍摄者，尊重生活本身，而不要根据自己的意念来图解生活是纪实摄影所应该坚持和追求的。

摄影人不得不承认，除了功利心的浮躁和对历史认识的缺失之外，在正常人性的对立面，还有着变异的心态存在。这些变异心态所表现的共同点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感到恐惧，对凡俗生活抱有蔑视，对充满人性的鲜活形象反应迟钝。它需要虚假、夸张、过火、强烈刺激来弥补内心世界的扭曲和变异。

胡武功认为，自然而真实的东西，拨动人心弦的东西，人性表现生动的东西，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它们会鼓舞起社会昂扬的正气；而虚妄地图解生

活，以变异的心态审视现实生活，将会导致根本无法把握鲜活、流动、一瞬即逝的真实生活，将会远离纪实千里，甚至陷入对纪实的反动。

痛苦磨练出秉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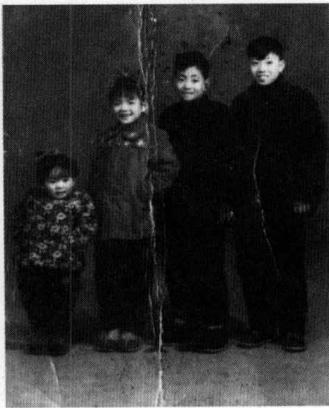
人性，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追求真实人性的表现，应该是从事纪实摄影固守的心灵底线。但对于相当一部分摄影人来说，经常会出现对鲜活人性现象感应缺失的情况。这种异常现象有点儿像“色盲”，虽然可视，但不能完全感知。纪实摄影的重要特质之一，就是准确而敏锐地感知人性的真实。对于每个人而言，这种感知程度的差异相当大，有的人极其敏感而丰富，有的人竟然会毫无知觉。

胡武功是一位对人性真实极其敏感的纪实摄影家。这种功力，一方面来自遗传，一方面得益于生活的痛苦积累和岁月的磨练。痛苦这个词儿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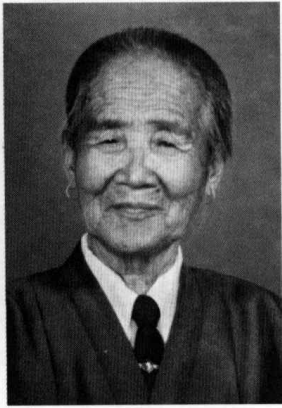
胡武功五六岁的时候，因为弟妹相继出生父母亲无力照顾，把他送到蓝田老家外婆的身边。外婆看他聪慧过人，就送他到村里小学堂接受启蒙教育。谁知这一启蒙便不得了，6岁的武功竟然比那些年长他好几岁的同学表现得还要出色，很快《三字经》、《千字文》能朗朗背诵，还能用拓影格写出工整的毛笔字。同班一位10多岁的楞头青实在难以忍受老师时常以武功的出色来比照他的愚钝，有一日竟一把抓起桌上的铜墨盒，猛砸在武功的天灵盖上，顿时让武功血流满面。这一击，犹如醍醐灌顶，顿开茅塞，使他在懵懂中明白“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的“是”和“不是”。应该说是痛苦逼迫他感受到人性恶的另一面。



祖父胡景琦



1963年与弟弟胡武权、大妹胡碧霞、小妹胡小霞



外祖母沈生莲